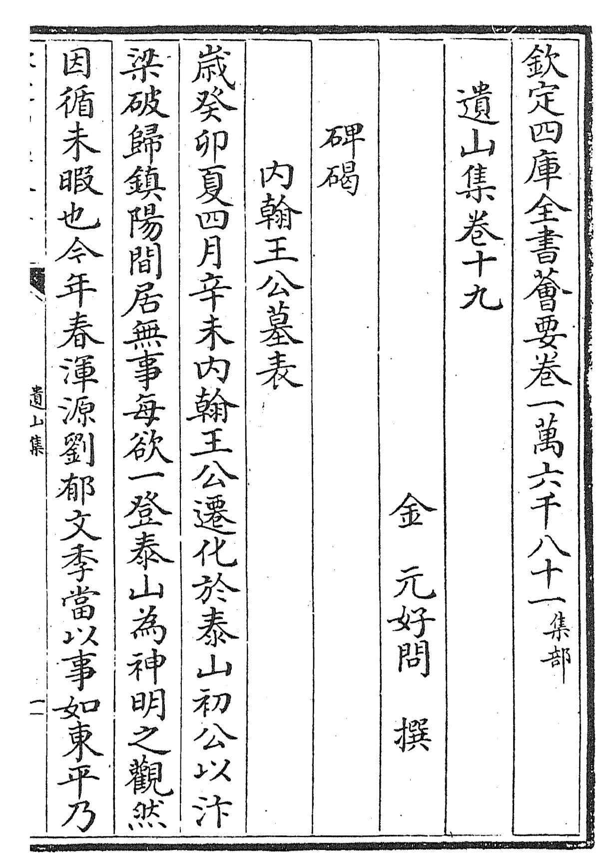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十九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內翰王公墓表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於泰山初公以汴梁破歸鎮陽閒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為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

言於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焉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參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為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故在及迴馬嶺褰裳就道顧揖岩岫欣然忘倦迤邐至黄峴峯憩於萃美亭之左顧謂同游言汩没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險

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輭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為黄冠衲子終世修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仙去可乎即馳報州將扶昇而還安置於郡北之岱嶽觀又明日公子愬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為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而詬之者當時以為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

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為大風雨之所匽薄萬乘且然況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邈若世外雲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閎衍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迴俗駕而謝逋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為天下大老板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為重至於鄙樸固陋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為快謂不為山之靈所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

令以人境相值為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稚志未遂零落中途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為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既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祔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狀以銘為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槀城人自先世以農為業考諱靖質直尚義樂於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

俱以上壽終公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頴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齠齓間識公為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録事治化清静有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為縣民所安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為國史院編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録成遷平凉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歴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制遂為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刼殺宰相送欵行營群小獻謟請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為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横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問必死私謂好問言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

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為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為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辭情閒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為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

至游泰山浮湛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即恕也女一人嫁為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慵夫者若干卷滹南遺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禀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為章句所困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為夸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為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呶呶若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

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受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為人强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為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録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點竄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辭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惟有歎服而已高琪當國崇獎吏道

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榜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爲縣公書
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既不能捄又忍加暴乎君子有
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於人無
獲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慙公者朝臣論列所見
不能一公從容決之處置穩愜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參
叔玉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胷
中值真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至於
坐廟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投閒置散不自衒

鷙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
厓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
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坐使人愛
之而不忘也自公没文章人物公論遂絶人哭之者云
却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静而無譁慕樂天之髙而
不襌逃俠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
天下之至理寧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

用其和翕集羣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洽枯栟為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於瀚海而鯨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覲之與鑾坡太山天門有物禁訶蓋仙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為家然則為端人神士者其翕忽變化固如是耶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

絕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不表襮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是故為天地之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千萬人之衆歷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雋偉傑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以為雅而劣不可以為勝故自視缺然陳太丘事業無聞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鎮雅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為之斂衽者非品

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别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人也曾大父居泗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起家仕為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子翼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真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為縣人鄭内翰景純路孟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公幼穎悟不凡始解語中議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近似者名之中

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
籍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
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
校秘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
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戶
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囊槖為姦
民殊以為苦公白於漕司即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
海君憂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

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
曉之然後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
不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殺獲甚衆公為參佐言彼
軍拒守而并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戾乎主帥聞而憾
之擠公招兩當潰卒公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
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
之其家軍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
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為賢奏

遷一官五年借注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宰相宗
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
參軍俄以太學博士兼前職至寧初賊臣弒逆隨以子渭
婚假去官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單父渡
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
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乘傳講究
陝西守禦方畧三年遷翰林修撰山東河朔軍六十餘
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

與同官立式軍戶僑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
增僞代主客同坐總領薩古美冒劵四百餘口劾案以
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
官初監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蘸爾埋軍於孟州軍謀
為變本温懼不知所為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
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本温益懼宿留孟州樞密院
奏公代本温竟其事公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
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直氣壯將士慚服

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闕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希扎而下十數人陜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尚書楊雲翼曁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而雨人以為無冤民之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吕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

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滁揚詔京東總帥赫舍哩志攻盱眙仍繫浮梁以備臺兵之還志小字要赫徳强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故臺兵所至悉為志軍所殘原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迤邐而東擬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泝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鞫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

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為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帥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請死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用所擬聞時議壯之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朘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

齊魏燕趙皆在其中士馬强富豪傑輩出耕蠶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爭況本吾版圖中物迺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為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蓋有馴致之道必先富强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

不肖渾穀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紇堅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為犄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為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大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凛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暉為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為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飢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

丞百家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
簿臧賕百家與令有連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
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
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
行院事知府呼圖克瑪勒都水監使摩和納易其言不為備
一日紅衲數百聯筏逕渡殘夏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
公以二將托疾營私閒寇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
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

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公歎曰睢陽行闕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冦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即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闕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察忻審理寃獄時河中帥阿固岱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為言故相賈公益謙判河中聞絳陽受兵悉軍捄之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捄至解圍去僚屬請於公公

不守河中而捄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諸君
未之思耳吾捄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人皆謝不及河
中在今日尤為重地朝議擬為駐蹕處也本根不固則
河南陜右有脣亡之憂以渠宗室勲貴故使鎮之平居
無事以預備為言竭民膏血為浚築計剽騎纔及解梁
乃以金城之險為不足守遽焚蕩而去驅迫老幼填塞
枕藉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流尸蔽川而下
煩冤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吾常

恨南渡倉卒賈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之失可使復見於今乎竟以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爲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静軍節度使事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衛紹王專尚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簮牘之玷然其撫四方者亦倦矣到官不踰月即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歸崧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

並玉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菴因以為號自少日留意攝生俛仰詘信通昔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飲食起居處豐儉之間臺閣舊游門生故吏問遺山中者不絕非若一節之士逃匿於空虛之境以憔悴枯槁而為高也明牕棐几危坐終日琴尊硯席翦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嘗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尚畧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歎幽姿之獨高者

惟公能盡之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傖兒販夫塵土氣為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公以香韻高絶者為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鬬蘭鬬蘭松醪遂為山中故事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子七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之柩祔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周卿之孫兵亂中曁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

運安尚幼公資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惰容子弟化之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爲臨海所絶公奉之於外家而事張夫人惟謹嫌疑之地能使内外無間言公殁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獨護養小弱弟填與同甘苦族弟理七歲失怙恃而貲産殊厚公慮爲奴輩所侵籍於有司檇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其與人交也先難而後固似疎而實親雖幼同硯席者亦皆嚴憚之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顔間

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為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為不足玩見公必為之㩦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鑒裁為海内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秋詩筆清峻似其為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雅為禮部閑閑公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其專門之學風流醞藉不减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源雷淵太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自辛卯壬辰以來不三

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渭以譔述墓碑莫好問為宜尚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為中暍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較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敦龎耆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歎使公得時行道袞衣大冠坐於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必減古人朝廷用違其長顧每以城旦書見役卒使之不遇而去雖淮陽

非公所簿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已矣

渭所以屬筆者其可辭哉乃為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陽剛在中鯁自持嚴巖青峙峻以奇

塵表朗出莫可梯白筆一奮風雷馳眈眈虎視毛髮威奔

走魍魅號狐狸元精降材匪一機三光九泉絶等夷大君

裁成相所宜望公廟堂佩安危聲氣不動山四維冠之思

文其敢早九曷大呂棄若遺負而趍者先所窺鳳兮德衰

天實為正有來者吾何追並王之麓草木腓兩崖出泉

懸素霓朝猿與吟暮鶴飛不飲不食玉雪肌幼安東還
人代非臨流濯足尚庶幾滹河北原公所歸墓形馬鬣
大茂齊軀石有銘告無期公名萬年我前知

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猝遂與
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輩求訪百至幸其微
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
原大與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萬餘里之遠間關險阻

飢凍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蓋君既為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慨慷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為次第之君諱延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為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時頗知讀書

且好與羽人禪客遊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鉏矣少長從鄉先生作舉子即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賦進士第解褐臨真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知懷寧寨事部使舉廉能轉寧邊縣令衛紹王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糴官爲發粟賑貧君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涇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

民吏許之三年丁内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為平凉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元光初遷鞏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召為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待制同修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

理寃滯七月出為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宏詞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㫖榮禄大夫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御營有㫖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若人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為愈

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君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耳君鬚髯甚偉乃雜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積官資善大夫勲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戸食實封一百戸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封始平郡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源廣威將軍

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
尉遥授靈寶縣尉二女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慥
次嫁監湖城税藺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孫衆奴千奴女
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於言笑
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遂
有能名懷寧先無廟學君為代縣中長生柳取以為材
廟甫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時人異焉在寧邊
日學詩於閑閑公從是詩律大進緻密工巧在時輩少

見其比及入翰苑一日直宫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壽國髙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礪不能盡知慙負多矣因命録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為言丞相求君文甚懃何自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邪吉鄉别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横溪翁自號有横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為業及安置豊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為一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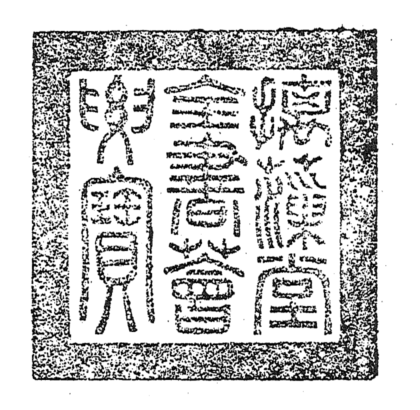
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於生死之際剛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欝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滅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强天厚之報兮復且昌世侯伯兮歲蒸嘗横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旁魂歸來兮安故鄉滞淫盗墟兮亦何望

遺山文集卷十九

謹案卷十八四頁前三行富察舊作蒲察今改後倣此　前四行阿爾博遜舊作阿里不孫今改倣此　五頁後七行哈達舊作合達今改後倣此　十六頁後八行鄂勒博舊作歐里白今改後倣此　十九頁前七行富森薩喇拉舊作蒲鮮石魯剌今改　二十六頁前一行莽吉蘇舊作麻斤出今改後倣此
卷十九十頁前二行薩古美舊作撒各門今改

前四行蘇爾坦舊作從坦今改　後三行希扎舊作石者今改　十一頁前二行赫舍哩舊作紇石烈今改後倣此　前三行要赫德舊作牙古太今改後倣此　十二頁後一行糾堅舊作九斤今改　十三頁前五行呼圖克瑪勒舊作胡土門摩和納舊作毛花輦今並改　後四行察忻舊作長忻今改　後五行阿固岱舊作阿虎帶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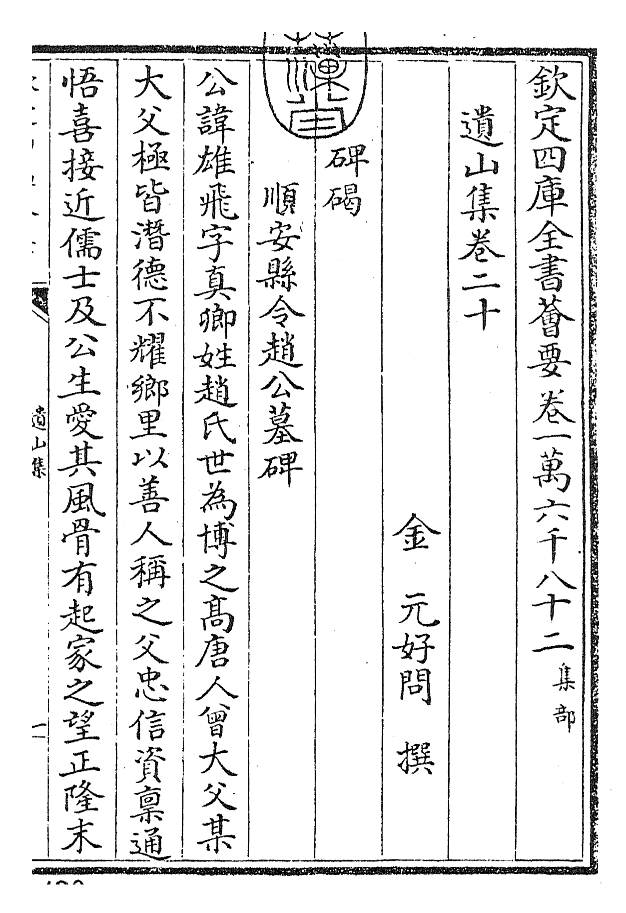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脩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嚴　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二十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為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禀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

寇盜蠭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匿林莽間懼為盜所迹
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不啼免難宗黨異焉童丱入
學記誦出他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
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
水害廬舍漂没城壁頹圮公日以捄災為事公廨已毁
僑寓編民家上漏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
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壊廟學先聖十哲塐像遷開封縣
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審

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旣淤墊有未甞
投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凌轢
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
畝如干收入幾何輸之詰租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
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即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
適令闕公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叚號為難理署事
之初有惡子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庭自陳
云民以受杖自抃敢以獻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

無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為懦也乃公為横恣無所顧籍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之科決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自斂迄終吏境内兇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患經史不備妨於措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寧不知然其家闔縣首户子雖曾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有來請益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為治官有業與農功亡

異農夫噓牛曝背寒耕熱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逢年為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早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為多纔佐二縣仕之初筵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弘毅為可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良吏之風猶之於農其不以逢年為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北赴過廣寧愛其山水清美且去瓜時尚早也姑留寓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

七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解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
姪恩過所生拊孤者以為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
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
貞祐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嘿自將正大中
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
被召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國
以蔭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鄠陵醋務監馮鵬
舉次未笄而夭男孫四人曰適餘早卒安世既通貴得

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君初廣寧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遷槀葬於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没獨安世流寓河南汴梁既下猶復旅食異縣葢四十年後始用今年七月日改卜舉公洎夫人之柩祔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既襄事訪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槨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寂無旌紀其何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既銘誌

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名卿賢大夫言行以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為託某再拜曰固所願也乃為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行可士矩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嚚耄老誰所賓碑石有銘無媿辭綱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書張公於輔

岩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子知剛涕
泗謂某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磐狀其行東明王鶚誌其
墓既卒事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士屬筆於
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為自貞祐南駕初設大司農分領
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
以督墮窳以糾姦慝内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支公
以碩材雅望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揔其務剛稜之所
摧折深識之所獎拔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

閭細民亦皆飽聞而厭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北何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特恃大河為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不失其為自强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内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揔制三鎮屯軍中條之麓建行臺河南根本既彊國勢乃張令不

都閫中而又棄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為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為甚切公發先事之機篤詭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故老垂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敗殆將有秦無人之嘆竊為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為湯陰陽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

河郡太夫人公幼穎悟六歳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錄事判官丁資善君憂服除調許州郾城主簿縣有逋賦二十萬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時北鄙用兵科役無適從公差次物力為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散户有由帖揭牓於通衢喻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縁為姦自是為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屯世襲官主兵挾勢横恣令

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毆縣民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
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閽者告百夫長夜
破門鑰挾兩伎以出公謂夜破門鑰盜也遣吏捕還搒
掠至百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
此後不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橫者
調林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轂熟令未幾改丞豪右
斂迹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候檢覆御史先知公麾吏
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耶召為尚書省令史轂熟民

千數詣闕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宰相
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為奏詔以旨喻民民乃歸轉知
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銓選選法積弊公為之更定周
密備具迄正大末仍遵用之興定三年超陜西東路轉
運副使宰相莘公行臺闗中辟公為左右司郎中時臺
務塡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
汾晉陷没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為敵有誠能就所存
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畧依古制

封建之使自為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
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丐歸養卜居渭南五年
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為沿山軍馬
都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
他州盜賊徧野惟公號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
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辟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
下皆倚為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
砦兵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奬厲士衆親當矢

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没獨箭谷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饟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喻以朝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樂為用迄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為多行臺以樊澤籍阿爾威留屯阿爾威土人取城日嘗為内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為帥府經歷官

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藺之事二帥佩服公言更爲輯睦城久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慘新民重足而立公爲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召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遮道馬爲之不前至流涕相唁云張使君去吾屬能久於此乎及入見授京東路司農少卿總二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貿易曹單間致貲鉅萬且虛增兵籍盜取縣官錢米賂遺權貴

公為不道連章發其姦卒廢為民士論快之伊陽民楊
鐸郾城猾吏韓祖謙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楫以殺人繫
獄法官納賂宿留不為決以俟末減公廉得之嘆曰若
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
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餘人以事至葛伯砦宪卒
高敏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誑招撫使高倫謂是敵
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殺聞官後事敗指倫為首
謀倫迫於箠楚自誣伏家人訟其寃尚書省付有司詳

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抱登聞院鼓以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初獄將決公終以為疑及奏上問公公奏言倫雖自欵伏而其家訴敏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迨報至始北歸以次第推倫何得為首惡罪疑惟輕忠厚之至且歲旱已久願緩倫死以察天意上亦以為然遣中使赦倫省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還奏容服霑濕上為之喜見顏間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檢薩哈廉上所倚信聲勢焰焰權過將相其姊妙淵為女冠依託營

建挾勢斂財以侵愁州縣至役衛士為前導而以皇姑自名為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為不可竟勒妙淵返初服出薩哈廉中京貞祐以後武臣以戰功往往至將帥置員既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以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為置建威折衝寧遠安平等十都尉各以勝兵萬人配之超戶部侍郎提控軍前行六部事四年丁太夫人憂甫卒哭特旨起復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令

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陛辭上喻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靜故耳公為政内寛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師上奬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戸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疊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

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户部侍郎遂赴潼關軍明年正
月軍潰於陽翟公間關至闕下為上言平章政事布色
奸邪誤國雖已逺逐而典刑未正無以服中外心樞密
副使喀齊喀將軍中年垂與恒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恒山
用是失利喀齊喀狼狽中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
悟旋廢喀齊喀為民十二月授吏部尚書車駕東狩慷慨
請從行不許未幾汴京送欵公柴車北歸結廬洹水之
上不以世務縈懐左右圖書以亂思遺老而已癸卯正

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大夫勲上護軍爵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户實封百户娶同郡齊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柔早卒孫一人延祖尚幼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即能敦風化立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敓發奸贓以械府吏募彊悍以輟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在公特小者耳既為朝廷所知為郎官為大農當官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

其於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忘也居農司十年事以苟且為恥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歲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弟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領填委米鹽之鱗雜朱墨之糾紛先後緩急亦心計而手授之方其培植國本經度邦賦丞椽細務宜不屑為之然其克勤小物乃如此人謂公有不可曉者廉介自持而器量閎博風岸峻整似不可梯接而應於物者粹以溫少長鄉校

而有素宦之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畧此言論事業之所以出人意表歟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福不少變冀禹錫李大節受知於公年少入仕疎於自檢坐為文吏所陷并不復用人知其寃而莫有為辨之者公獨曰驥不以一蹶而廢千里況美士乎言之宰相乞為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子竟得復叙後為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為知人所著詩文箋奏簡重典雅稱其為人為集若干卷藏於家甞論公大夫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事

易於取稱故大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士固不可盡誣設使易全盛而為季末起坐嘯而應急遽是猶拯溺以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恐黄相國之功名減於頴川治最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騖而不足治則中材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兹世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駕而都百壘為防乃積乃倉曁彼裹糧百冗坌來倚公設張嗷嗷創罷望我小康捄寒袴襦療飢膏粱愛育本基繫公慈

祥孰求豫章公材明堂孰濟巨川公任舟航盜販黠髡

龍起雲驤何儷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先民繫於苞

桑豈無興邦之言天久矣其廢商屹頹波之砥柱又安

得遡横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

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彊禦之謂剛公是所存奚必太

常欝欝佳城維公之藏勒我銘詩發其幽光千秋兮萬

古耿故國兮難忘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參議張君神道

碑銘并引

保静一軍北當沂海滕兖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大河而南最為重鎮興定二年詔以元帥右都監赫舍哩志開府此州不終歲復有總統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親衛起身以小字要赫德行宋人訛傳又以盧國瑞目之其所統兵屯戍之外隷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為人强悍鷙猛操縱叵測用兵知變化往往闇與古合自二年泗州乘勝席卷之後靈壁土山黿山蒙城

五河九囦前後殺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為之膽落兩淮之間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瘧勳伐既高知朝議倚以為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亦無如之何使者銜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凜凜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横被陵轢殆一食頃不可與居而君乃以幕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計舉世敢與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閣衣冠言貌見者以為懦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與之議軍務凡獨任胷臆

妄有執持君必為之委曲開諭不動聲氣獷悍化而柔良既久乃更親愛外有手足之託而內有骨肉之義志雖高亢偃蹇卒能免於顛隕之禍者君之力為多蘧伯玉為顏闔說養虎人以為莊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觀之世乃真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飽饑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歟君諱汝翼字季雲族張氏世為河内人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隱德弗耀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舉才能德行之士自

河中教授曲沃主簿遷狄道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
夫清河郡侯母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
資穎悟童丱中以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
士第釋褐河陽簿丁外艱服除調猒次丞俊以内艱去
職銜紹王崇慶二年任西寧主簿西寧近接夏境頻被
侵刧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
年夏冦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為所陷君乘亂而出有
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四年召為尚

書省令史興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戶工部事俄改行部為規措所就充規措使州將伊喇英格以宋兵脆弱不足為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預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備取西城遂據之時君與英格在東城英格聞變計無所出謀棄城而遁君戒廐吏毋敢給州將馬且躬自巡城衆賴以安已而保靜軍來援碭山從宜張惠出奔宋兵乃棄城而遁州人德君為立生祠尋改靈壁軍前規措使充便宜摠帥府經歷官元

光元年改充唐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静失君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且擢拜秘書少監兼行户部郎中二年邳州從宜納哈塔陸格刼殺行省事蒙固勒綱以州降宋詔摠府率東方兵攻取之檄城中兵民有能誅陸格反正者官賞有差脅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士死傷甚衆而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梟陸格首來降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怒曰此州從賊叛國賊既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旅拒

如此不盡阬之何以示威君進曰平民從叛本非獲已竟有何罪況甞許首惡之外不戮一人必欲阬之朝廷將不以為失信乎若重以恩詔開示出三日不降某請身任其責志以下皆是其言射書敦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降爾後竟無一人被詿誤者詔書褒美遷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鎮關陜時關中游騎充斥老幼扣關者亡慮數十萬志以關東人心易揺重為避兵者所礬則或有意外之變欲稟命於朝

然後納之君進曰陜西老幼投死無所獨以關東為生路今坐視不救任為兵人所魚肉豈朝廷倚公存活生靈之意乎志曰不然敵人百計窺關無從而入間有挾詐雜老幼而東者誰當任之吾所以待朝命者不過三二日命即下禀而後行蓋未晚也君復進曰帥府設經歷官主帥所行得預商畧帥若專輒而參佐曲意從之設此官焉用假有挾詐而東為意外之變者某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奪即命開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以聞

詔諭之云要赫德資性素剛非卿不能勸導卿為參佐而主張大事如此朕甚嘉之當益盡乃心勉建功業朕不汝忘也揔府軍還鎮改遥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七年志行尚書省事於陜西君以目疾求解留居歸德天興元年歸德受兵揔帥持嘉元凱起為經歷官明年春正月辛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故未幾徐州帥樂安郡王王德全不稟朝命授君戸工部侍郎充徐州帥府參議官且諭之曰卿昔佐要赫德甚有能名令

知王德全與卿有連屈卿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顧之憂也及尚書左丞完顔仲德以策誅德全乃用便宜授君行省參議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遥領鈞州刺史進階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為沛縣人鹿琮所破擁官吏北渡君用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於沛之旅舍翼日藁殯於歌風臺之下後十有三年孤子翔等舉君旅櫬歸祔於山陽南徐澗之先塋禮也君娶朱氏河北西路鹽鐵

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弟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七
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翔武義將軍遥領鄭州防禦判官
次曰浚武義將軍遥領河内縣令女一人適汴梁東水
門副使邊汝礪男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孫一
人幼在室壬子冬十月翔浚奉京東行省員外郎王君
禧伯所譔家傳以神道碑銘為請三請益堅辠不得以
不敏辭乃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活萬人
者其銘曰

柏松青青風水攸寧張君之阡樂石有銘偘偘惟君仁信篤誠一說解紛千室更生舞雩之春風潤物無聲有簫韶之克諧無水火之必爭彼舉頭而城飈尾而旋方弭耳而帖伏何磔裂之敢萌有方無方孰為權衡使存諸己者而未之定奚暇及於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吾然後知黃老家之言為有徵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富察公神道碑銘并引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富察氏以小字某行世為某路貴

族國初遷種人屯戍中州遂為真定人祖諱實固納贈鎮國上將軍考諱福山親衛出身官鎮國上將軍臨洮路康樂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也康樂愛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使應童子舉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論進士第釋褐永年縣丞繼歷三縣佐皆有能名召為左三部檢法司正公資稟仁厚臨政本於惠養不以鞭箠立威及居議獄之地忠愛欵曲未減者為多法家稱焉貞祐初從狩汴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

司諫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權府
事部民妻有與外人私者民捕獲之手刃其妻詣官自
陳公釋而弗問一時能官者以知義許之入為刑部郎
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寃獄時所在獄犴填滿官吏習
於柄臣弄威之後知有無辜而被繫者亦莫敢言公遍
歷郡邑躬自臨問非情有不可耐者一切以詔旨出之
所活不啻千人四年遷戶部侍郎詔以鄭州軍卒謀反
命與防禦使臨淄郡王張惠鞫之辭連二偏將一遥領

陳州防禦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諭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詿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誣寃報何時而已耶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聞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兼采訪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威惠並舉公議謫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節度使亳州管内觀察使未赴遘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破不一年耳積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

侯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致整潔有內助之功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一人桓端護衛懷遠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尚幼桓端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夫人祔焉既葬之幾年某過東平桓端以碑銘為請平時以公恂恂退讓不為鍛鍊之風所移嘗嚮慕之故不復以固陋辭乃為銘曰

延平之于大理之徐議獄濶疎至可以漏吞舟之魚于

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歟太安權移變亂維初傅翼虎臣
恣為誅鉏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與俱公適其時職司
刑書乘御史驄登使者車悃愊無華閑雅甚都周旋於
柱後惠文之間温其褐寛之儒平反幾何月計有餘方
血肉狼籍而有治古之騶虞禍慘河陰或僇或俘不為
國殤即亡國之大夫天獨厚公得歸公於黄壚湯旱焚
如一溉者後枯孰乘孰除吾知神理之不誣于嗟公乎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瓜爾佳公神道碑銘

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猝乃留幼子
令先鋒使色埒於平州之撫寧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
餘二十年先鋒既長立能自奮發立功名仕宦貴顯歲
癸巳汴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
愴焉有去國之感顧瞻徘徊不能自已生平植節堅苦
食蔬糲不厭既居民間倍自貶損先鋒有至性夫人殷
氏尤盡婦道日具甘脆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
少變一室蕭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餽餉瓜果菜茄

之細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汚已也時貴慕公名有謁見者敕外白不得通曰我亡國之大夫耳尚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渾源魏内翰邦彦以簡重得登公門與之考論文藝自餘雖鄰舍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臣之義於名教為尤重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之恒典惟天下之至誠為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義均同體吉凶禍福不以回其慮廢興存亡不以奪其

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
逃之理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義不
北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隸非誠何以當
之是故誠之所在即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合焉者
語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居
今之時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為遠近然
則不以名教處之其可乎公諱圖喇字大用姓瓜爾佳氏
世為海蘭路人曾大父實固濟天會初嘗以王爵握兵

柄史牒載其功詳矣大父布爾噶驃騎尉上將軍娶完顔氏父阿海驃騎尉上將軍澄州刺史娶珠勒根氏贈金源郡夫人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舉策論進士以泰和三年登科歷撫寧海濱簿貞祐初被召道出平州平州適被兵州將請公充軍中彈壓以功陞一階入補省掾終吏除武寧軍節度副使五年用樞密院薦充京東總帥府終歷司主帥要赫德資鷙狠恃功自高奴視參佐往往置之死地從事輩畏之惟意所

嚮喋不出一語公直前徑行無所顧藉論事之際極所
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則移疾不為出帥悔悟或詰公
謝之其秉志抗直如此興定初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
聲勢甚張公為畫策潛軍趍靈壁出其不意殺獲甚衆
以功遷兩階四年召為戶部員外郎轉刑部尋遷郎中
元光初設三路司農分治戶部以公剛稜疾惡材任刺
舉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幾以稱職聞是後公雖改
他官言政者猶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裕州刺史改睢

州是歲大蝗公境獨無有秋旱甚禱之而雨識者以為善政之報三年召為户部郎中初置申州輟公為刺史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京留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留守伊喇琰雅敬公事無巨細諮之而後行俄改汝州防禦使洛陽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發公以形迹自嫌竟由他路而去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政先聲所曁有識相賀州有東平宣銳軍餘百輩率以戰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勢作威備極凶悍前後不能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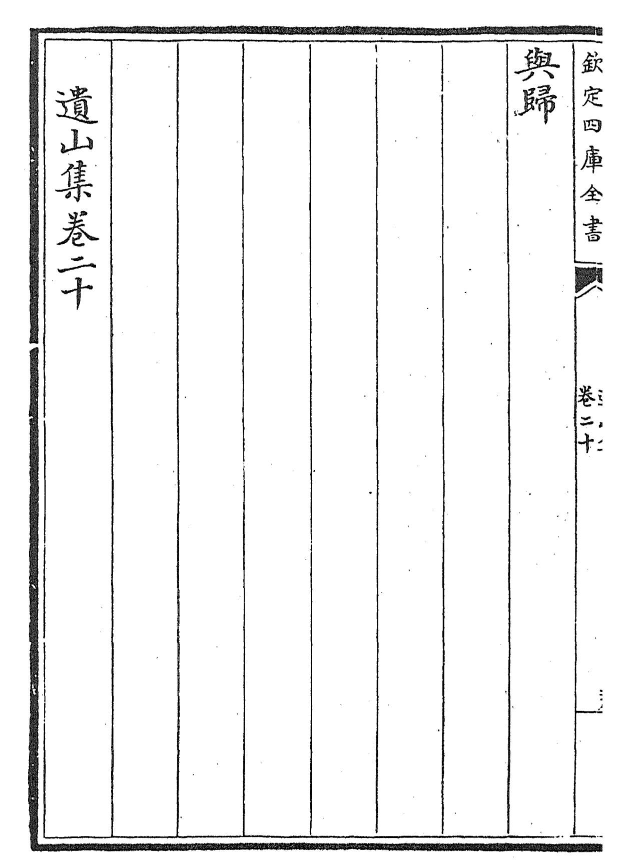
一葛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檄送本管一郡帖然考城胥吏所聚結黨為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連起詔獄細民雖被侵愁而無所於訴公籍其姓名置之廳事自是無一人敢犯者尋上章請老御史張特立樂薦上書言陳州防禦使圖喇剛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風今雖年及其黽勉王事强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聞以例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有所未盡特望重加拔擢以觀自竭之效書奏落致仕超授同知開封府

事明昌以來鎬厲王衛紹王族屬皆終身禁錮男女幽閉絶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僇辱既久賤同匹庶就有詭謀誰與同惡宜釋其宿怨弘以大度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國君不可以讐匹夫讐之則通國皆懼匹夫且然況骨肉乎語雖不即從其後天興初元之赦皆聽自便蓋自公發之云六年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兼提舉河防使詔旨褒諭道所以遷擢之故且命乘傳赴鎮桃園行樞密院事斡魯倉官王邦昌

囊橐爲姦盜官糧二萬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漕爲之少寬踰年竟以衰病不任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於家積官資善大夫金源郡開國侯歿後三日權殯宣德州東南天王寺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堡之西北原從弟平章政事華國公巴喇珠及其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葢子孫去先塋久不能歸祔故改卜於此前夫人鄂屯氏贈金源郡夫人繼室富珠哩氏亦封金源郡夫

人子男三人德興輔國上將軍早卒次色埒闕宣授先鋒使佩金符總統質子軍次烏遜女一人嫁為世襲官妻早卒男孫三人拉珠巴圖七十二女孫二人秦奴元奴皆尚幼姝二人永喜輔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明威將軍老格之子姝孫二人阿林碩通從孫一人八十二奉職之子從姝女一人平章公之女蓋公收養之者將葬五路萬户郝楚華善以行狀來請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寧之詳先鋒與我結弟昆之葬猶葬吾父也幸

辱以神道碑賜之子素善郝侯義不可辭乃用所以知
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銘銘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相彼築室天實厚其基溫
乎召杜之慈凜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真識
幾希顧以能官為見知風雨如晦雞鳴有期滄海橫流
蘢足不欹幅巾布衣陋巷棲遲吾寧汨濁流之泥吾寧
啜餔餘之醨周粟京坻采薇以療饑尚友千載匪義迹
其焉追燕雲之郊丘壠纍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



與歸

遺山集卷二十

遺山集卷二十一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譔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為良民吏於臺閣為材大夫朝譽譪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

孳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絶泰然以閉户讀書為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為良民吏材大夫者未甞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汩没簿領間不得灑埽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闇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為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虞芮有閒田豐鎬之

間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歳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為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蕭國侯公參政髙公奉髙承旨党公黄山内翰趙公嵫陽内翰閻公敦厖耆艾海内取以為法其餘經明行修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懐先王之舊俗區區區不能自已者往往有之如御史

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
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
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汝上曽大父靖大父彦皆潛
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
君三歲喪父程母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
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
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
丁内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為尚書省掾正大

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
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任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
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寃即縱遣之不數月
諸縣卒以贓敗郡人以為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
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牘禮一無
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為太
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
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修起居注

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遥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即昉也今為東平萬户府經歴官遥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祔於汶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禀厚重與人交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

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
三十年家無餘資其他尚多可稱弗著著不為窮達易
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為之鄉維御史君尤
魯士之良沈潛而剛者乂而敦厖可以為公卿大臣訓
于四方昔往矣秉筆帝旁謁紎粹温如珪如璋今來斯
微服裹粮衡門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達也耶茫乎及夜
舟之藏其不達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

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爲樂天而識者謂滂林深而蘭芳風雨如晦而雞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爲發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于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羣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

稱之後用君貴封太中大夫雷内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太中子八人長曰鼎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試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人呼為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官以廉幹為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堿粮草尋擢王剛牓詞賦進士乙科換

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為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廵副使秩滿例為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粮徐邳君為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寛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

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畀農種粮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為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為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為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莅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荊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臾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

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内府銀使償物直勅司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為斂手東方頻歲飢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户部員外郎運京師粮八万石賑徐邳君經畫饟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冦敍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助籍以通留滯輦運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飢民踵來凡所以為貸為

羅為賑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
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為部官詔再往
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
君於臺諸相不為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
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宫遣醫藥官王子玉
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為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
無罪勿為留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
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

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巳仕之慍聚書深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歿子一人思温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祔於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為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别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万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嘆雖

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
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
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為銘曰
曲士賫直見豺而慄鄙夫婞婀與皀同波犯父子之至
難孰絞訐而上劘横潰我障剛癉我阿鍊心成補天之
石奮筆為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
容者之所得奚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
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為相道真以尚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畧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

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
陳繼遷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于曹遂占籍焉
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
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
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
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才每賙恤之使得
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
以廉能換郿縣尋辟咸戎令時歲飢民無所於糴公白

之行臺得開倉賑貸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為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為尚書省令史歷粮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戸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遥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留

之又明年丁内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
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
月九日軍至陜將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
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為北
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
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官
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初娶
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

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侯安邑劉愍公事長上以禮接
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慍容性嗜學藏
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
渡以來士大夫以抹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統紀
下者或屑屑於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
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為之苟可以利物則死生禍福不
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
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為世所惜也孤子挺

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為厚
敢述梗槩而為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為憂黄琮禮天帝所休
毀之櫝中孰汝仇海内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衆職修
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兕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
衣冠李衛汙褐表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烏視天為囚
枯龜千年一蜉蝣畀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
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侯豆籩奔走物潔羞

魂兮歸居安此丘北陰莽墟不可留

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蔚

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叅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為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唶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

辭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為右司都事已
而擯不用希顔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大位
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希顔以為天子
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為
可養初心為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不宜妄費
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
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
間不可勝筭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

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為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為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為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為絶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

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為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别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黄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録事不赴換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遥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

監察御史以 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冦為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為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 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為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

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

與之𪗇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軀幹雄偉
鬚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
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
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諢間作辭氣縱
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
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
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
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

而在希顔仍為餘事耳希顔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嘿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

目中之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拚聽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拔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烱烱賦子形湓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禄姓康氏世為寧晉人大父諱成嘗與昆

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縱為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為里胥資純闕篤縣令者倚之以納賄及令為御史所劾溢自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湶官長而我以事證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免伯禄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禄骨骼異他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卧起躬自調護備極勞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芠葦中懼為同行者所遺至負之而趍及長師柏鄉王翰周

輔柬脩不能備周輔與諸生共賙給之中崇慶二年進
士第釋褐櫟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入為尚書省掾
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
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焰公門請托
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議偉之選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
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羣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賍
汙尤狼藉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説者云康錫不欲吾種
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為河中府治中充行尚

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禄孝於母友
于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為民古所
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者唯伯禄為然同年生如雷御
史希顔冀都司京父宋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
以比唐曰龍虎牓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禄為稱首云
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伯禄之從弟鋭招䰟葬伯禄
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千為之後
伯禄先娶薊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

子彭原張岀歿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寧晉之墟維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畀乎饞夫百歲而下有歷九關爲上訴者其有說歟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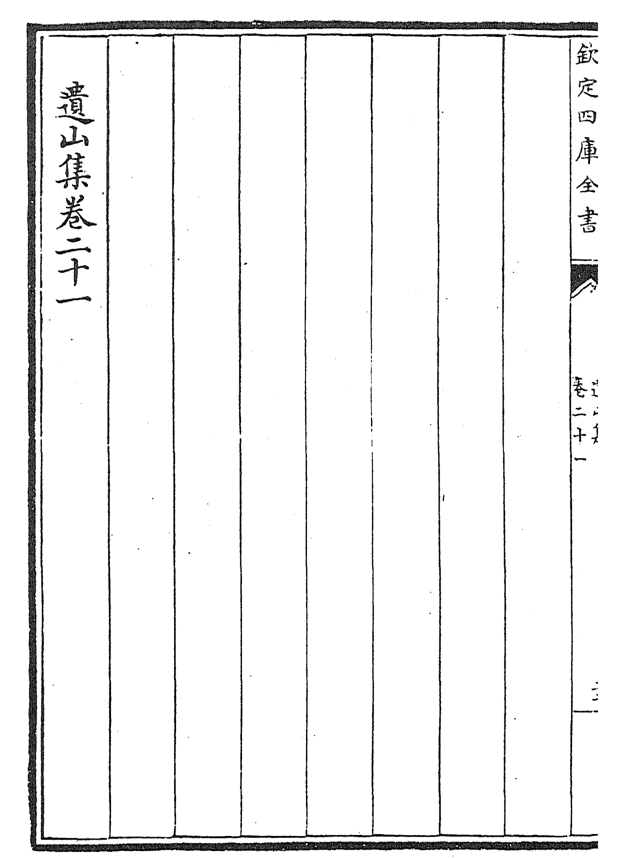
司候廉舉封丘令入為尚書省邊關粮草房令史考滿
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互市於會同
館外戚有身自貿易于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
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
使事未赴為陜西行臺所辟仍用薦書遥領金安軍節
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為右司員外郎例
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
宿州總帥往救之奏充經歴官圍解從別將守邠將欲

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寃者即召為開封府僉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卧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長黃童次玄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風夫殁歸在室元吉旣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絶脰而死時亂已極凌奪烝報無復人紀女獨以

大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顔淵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衡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禄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為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為不及也予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卞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枉過直卒屈己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為謀故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

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為之銘以哀之辭曰

巖牆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奪予衆力獨奚競多壽辱隨瞑目為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桎梏萌意於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觸機穽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槩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遺山集卷二十一